

傅斯年

诗经讲义稿笺注

傅斯年◎著 董希平◎笺注

傅斯年诗经讲义稿是傅斯年在三所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讲授《诗经》的讲义。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位重要学者，他的《诗经》讲义稿对研究《诗经》的文学、历史、社会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诗经》所写的内容非常丰富，涉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宗教、爱情、劳动、自然等各个方面，展示了古代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傅斯年的讲义稿对《诗经》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傅斯年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的一位重要学者，他的《诗经》讲义稿对研究《诗经》的文学、历史、社会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傅斯年

诗经讲义稿笺注

当代世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傅斯年诗经讲义稿笺注 / 傅斯年著；董希平笺注.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8.8

ISBN 978-7-5090-0390-9

I . 傅 … II . ①傅 … ②董 … III . 诗经 – 文学研究 IV .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31984 号

傅斯年诗经讲义稿笺注

出版发行：当代世界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复兴路 4 号 (100860)

网 址：<http://www.worldpress.com.cn>

编务电话：(010)83908400

发行电话：(010)83908410(传真) (010)83908408 (010)83908409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聚源德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 本：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8.25

字 数：180 千字

版 次：2009 年 1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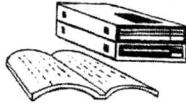
印 次：2009 年 1 月第 1 次

书 号：ISBN 978-7-5090-0390-9/I · 077

定 价：24.00 元

如果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



前言

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东聊城人，著名学者、社会活动家。傅氏是鲁西望族，其始祖可以追溯到明代成化年间的傅祥。其时大运河从聊城经过，北通京师，南连吴会，商贾辐辏、帆樯如林，成为江北著名都会，进而文风渐盛，成为文化名城，聊城遂开启了此后延续四百余年的繁盛。聊城傅氏世代以经商为主，兼修举子之业。至七世祖傅以渐于顺治三年（1646）会试中成为清王朝第一位状元，后来官至武英殿大学士兼太子太保、兵部尚书。此后傅氏家族便多以科举为业。至傅斯年这一代，傅氏已经衰落。依靠父亲的一个学生侯延境的帮助，1908年傅斯年得以走出聊城到天津读书，从而开始了他成为二十世纪文化名人的历程。

作为文化名人和学林名宿，傅斯年富于传奇色彩的人生和二十世纪上半期的许多主流文化现象相遇，也和当时许多主流文化名人的人生轨迹相遇。可以说，傅斯年的活动，是二十世纪上半期文化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1913年夏，傅斯年从天津府立第一中学毕业，考入北京大学

预科，1916年夏，预科毕业，入北京大学国学门。傅斯年是当时学生中的风云人物，得到了刘师培、黄侃、陈独秀、蔡元培、胡适等人的赏识。1919年5月4日北京各大学联合举行的游行示威，在现存的那张“五四运动”学生游行的经典照片中，扛着大旗走在北京大学学生前边的，正是傅斯年。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当时在北大担任图书管理员，他在20世纪30年代接受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的采访时说：

我的职位低微，大家都不理我。我的工作中有一项是登记来图书馆读报的人的姓名，可是对他们大多数人来说，我这个人是不存在的。在那些来阅览的人当中，我认出了一些有名的新文化运动的头面人物的名字，如傅斯年、罗家伦等，我对他们抱有强烈的兴趣。

1945年7月，黄炎培、傅斯年等6人以参议员的身份访问延安，傅斯年与毛泽东单独畅谈，当毛泽东赞扬傅斯年的反封建主义的贡献时，傅斯年很是以前辈自居，回答：我们不过是陈胜、吴广，你们才是项羽、刘邦。后来毛泽东为傅斯年书写了这样的条幅：

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唐人咏史诗一首呈
孟真先生

毛泽东

并附信一封：

孟真先生：

遵嘱写了数字，不像样子，聊作纪念。今日间陈胜吴广之说，未免过谦，故述唐人语以广之。敬颂

旅安

毛泽东上

七月五日

1919年12月，傅斯年赴英国，开始了6年的留学生涯。他先后在英国学习心理学，在德国学习物理学、语言学、历史学，他和当时同为留学生的陈寅恪、金岳霖、徐志摩、赵元任等来往密切，因为读书刻苦，傅斯年和陈寅恪还被戏称为“宁国府大门前的一对石狮子”。

1926年10月，傅斯年自德国返国抵达香港，12月，应聘中山大学教授兼任文科学长以及国文、历史两系主任。他先后聘请俞平伯、赵元任、杨振声、陈洵到校任教，并亲自给学生讲授中国文学史、尚书、诗经、陶渊明诗等课程。

1928年11月，傅斯年辞去中山大学教务，应蔡元培之邀，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此后一直到去世的20余年间，傅斯年为史语所呕心沥血，经历九次搬迁，使之成为学术重镇和培养人才的重要场所。当时相关领域的专家如李济、赵元任、陈寅恪、董作宾、俞平伯、陈垣等几乎都曾被史语所聘用。王利器是傅斯年的及门弟子，他在《六同学求学前后》一文中回忆了抗战期间在四

川史语所读研究生的情形，我们看他列出的当时史语所研究生同学的名单，二十年后几乎都成为卓有建树的专家学者：

其时，文科研究所的同学王明、任继愈、马学良、刘念和、逯钦立、胡庆钧、王叔岷、李孝定诸人已在那里。史语所则有：向达、丁声树、岑仲勉、张政烺、王崇武以及董作宾、李方桂、陈槃、劳干、石璋如、董同和、高去寻、凌纯声、芮逸夫、全汉升、杨时逢，以及寄寓的王献唐、屈万里诸先生在那里，朝夕相处，左右采获，获益良多。

在傅斯年的主持下，史语所所取得的学术成就令人瞩目。史语所注意搜集整理文史典籍，其中收购 12 万余斤清代内阁大库档案就是令人称道的手笔之一；在傅斯年的策划下，史语所在 1928—1937 年间对殷墟进行了 15 次发掘，发掘成果推动了殷商史研究，将中国信史向前推进了数百年。史语所所聘用的专家也出版了许多经典之作，典型的如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董作宾《殷历谱》、岑仲勉《元和姓纂四校记》、傅斯年《性命古训辨证》等。

1945 年 9 月，傅斯年为胡适代理北大校长，整顿复原后的北大，拒聘伪校教职员。一位曾经与傅斯年交情不错的教授作为北平伪教人员代表，在重庆拜访傅斯年，结果被傅斯年大骂：“你这民族败类，无耻汉奸，快滚，不用见我。”

1949 年 1 月，傅斯年出任台湾大学校长，兼任历史语言研究

所所长。他整顿校风，用人唯才，使乱糟糟的台大风气为之一变。1950年12月猝逝于“台湾省参议会”会场。第二年，傅斯年骨灰葬于台大实验植物园，旁边铸有纪念钟一座，墓地称“傅园”，钟曰“傅钟”。

回顾二十世纪上半期，正是中国历史风起云涌的时代，为了民族的发展，知识分子们可谓各尽所能：或求新声于异邦，或复兴传统国学；或诉诸武力以救国，或谋求改良以兴邦，而他们自己也在轰轰烈烈的探索中成为时代的风云人物。傅斯年则是其中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他政治上倾向于时称正统的国民党政府，思想上讲求独立自由之思考，学术上讲求学习西方，赶超西方，并颇有知行合一的气概。傅斯年的学术成就是多方面的，比如史学思想，他强调史料的重要性，认为“史学便是史料学”。他兼顾历史的应用性，20世纪30年代他主持编著《东北史纲》，其直接动因就是为了驳斥日本“满蒙在历史上非支那领土”的谬论。他也是古史研究的专家，《夷夏东西说》、《周东封与殷遗民》、《大冬小冬说》等都显示出傅斯年不同凡俗的眼光和见解。傅斯年对于诸子百家思想的许多问题都有研究，《性命古训辨证》一书通过对中国天命观、人性论的分析，探讨了中国思想史中的许多问题。他对《尚书》、《诗经》、《史记》等古籍以及中国文学也多有专门研究。《诗经讲义稿》、《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等可以看出他在这方面的成就。傅斯年又是一个教育家、教育思想家，也是一个出色的教育管理人才，我们看他二十余年把史语所办得有声有色，把那么多风格各异的专家安排得

井井有条，就可以看出他的能力。他历任几所大学的院长、校长而卓有建树，他提出了强调学术教育与能力教育分开、教育独立等一系列主张，即使放在七十余年后的今天，面对着学校管理日益行政化等弊端，其思想也毫不过时。

这本《诗经讲义稿》是傅斯年1927年担任中山大学教授时，为学生讲授《诗经》所写的讲义。当时傅斯年刚刚结束了6年海外留学生活归来，30出头，正当年富力强，那股要做一番事业的劲头在讲义的字里行间也可见得出来。讲义涵盖了诗经研究史、诗经研究方法、诗经的地理、诗经的艺术性等多方面问题，显示出一个具有深厚国学积淀和系统西学思想素养的年轻学者的学术眼光。虽称讲义，其实名之“诗经通论”也不为过。其涉及《诗经》相关问题的广度和深度，放在今天的《诗经》研究著作中也并不过时，堪称《诗经》讲义类著作的经典。据当年听过傅斯年课的学生温梓川讲，傅斯年开课很多，并不限于中文系，他讲《尚书》，除了《盘庚》、《康诰》二三篇之外，其余都能背诵，常常在黑板上一段段地写，而手中并没有《尚书》。他上课往往不带书，只带几支粉笔，登台后就坐在藤椅上，滔滔不绝地讲，兴之所至地写黑板。而他的教材也是自编讲义，正如他自己在《诗经讲义稿·叙语》中所说：

日中无暇，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一日之劳，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须抽思，故文辞不遑修饰，思想偶涉枝节。讲义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于谈话，理无取乎断饰，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疏说校订交错无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颇有新义，深愧

语焉不详，此实初稿，将随时删定，一年之后，此时面目最好无一存也。

这段话可以解释这本讲义的风格为什么提纲挈领、偏于简约，也是我们为其作注释的原因之一。傅斯年生前，这本《诗经讲义稿》没有单行出版。后来整理其著作，1952年12月胡适作序、台湾大学出版的《傅孟真先生集》（全六册）第二册第一次收入；1980年9月俞大綵作序、台北联经出版公司出版的《傅斯年全集》（全七册）第一册收入。在大陆则是2003年9月欧阳哲生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傅斯年全集》（全七册）第一册第一次收入；单行本则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3月第一次出版（含《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今天，我们翻阅这本讲义，可以欣喜地见识那个时代教授的讲义原貌，亦可以领略20世纪前半期活跃着的那代学人的学识、勤奋与风采。本书的注释，仅仅对于相关的人物、知识点、作品原文进行了解说，以便阅读，其余一仍其旧，庶几可作课堂讲解的板书、补充之用。毕竟，80年岁月过去，很多当年的常识，如今已不再是常识；很多当年听课的学生，如今也已经是去世了的名人。

董希平

2008年9月



目 录

前 言 /1

叙 语 /1

泛论《诗经》学 /4

一 西汉《诗》学 /20

二 《毛诗》 /23

三 宋代《诗》学 /27

四 明季以来的《诗》学 /33

五 我们怎样研究《诗经》 /41

《周 颂》 /48

《周颂》说（附论鲁南两地与《诗》、《书》之来源） /50

《大 雅》 /80

- 一 雅之训恐已不能得其确义 /81
- 二 《大雅》的时代 /83
- 三 《大雅》之终始 /86
- 四 《大雅》之类别 /87

《小 雅》 /89

- 一 《小雅》《大雅》何以异 /90
- 二 《小雅》之词类 /92
- 三 “雅者政也” /95
- 四 《雅》之文体 /96

《鲁颂》、《商颂》述 /98

- 一 《商颂》是宋诗 /100
- 二 《商颂》所称下及宋襄公 /102
- 三 《商颂》非考父作 /107

《国 风》 /110

- 一 “国风”一词起来甚后 /111
- 二 四方之音 /113

三 “诸夏”和《国风》 /117

四 起兴 /119

《国风》分叙 /120

一 周南、召南 /121

二 邶鄘卫 /134

三 王 /155

四 郑 /160

五 齐 /169

六 魏 /174

七 唐 /178

八 秦 /184

九 陈 /190

十 桧 /195

十一 曹 /197

十二 鲁 /200

《诗》时代 /206

周诗系统 /208

非周诗 /210

- 《诗》地理图 /211
《诗》之影响 /213
论所谓“讽” /216
《诗三百》之文辞 /225



叙 语

下列关涉《诗经》之讲义十二篇，大体写就于民国十七年十二月，其《周颂》一篇，十一月所写，论文辞之一节，次年一月所补也。日中无暇，每晚十一时动笔写之，一日之劳，已感倦怠，日之夕矣，乃须抽思，故文辞不遑修饰，思想偶涉枝节。讲义之用本以代言，事既同于谈话，理无取乎断饰，则文言白话参差不齐之语，疏说校订交错无分之章，聊借此意自解而已。其中颇有新义，深愧语焉不详，此实初稿，将随时删定，一年之后，此时面目最好无一存也。此为论经之上卷，所敷陈诸题多为叙录《诗经》而设，中卷将专论语言文字中事，下卷则谈《诗经》旁涉所及之问题，均非今年所能写就。若所写就者，幸同学匡其失正其误也。

笺注：

1926年冬，傅斯年结束6年的海外留学生涯，自德国归国，受当时负责中山大学教务的朱家骅之聘，为中山大学教授，兼任文科学长和国文、历史两系主任，此后一直到1928年11月他辞去中山大学教务、专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中央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主编，在中大将近两年的时间里，傅斯年在繁重的学校建设事务之余，开设了诗经、尚书、中国文学史等多门课程，上边所说其实也是他当日生活的真实写照。

《诗三百篇》自是一代文辞之盛，抑之者以为不过椎轮，扬

之者以为超越李杜，皆非其实。文学无所谓进步，成一种有机体之发展则有之。故一诗之美，可以超脱时间，并非后来居上；而一体之成，由少而壮，既壮则老，文学亦不免此形役也。《诗经》之辞，有可以奕年永世者，《诗经》之体，乃不若五言七言之盛，则亦时代为之耳。欣赏之盛，尽随主观，鸠摩罗什有言，嚼饭与人，乃令呕哕。故讲习《诗经》最宜致力者，为文字语言之事，兹编未之及，留待中卷，以此事繁博非短时整理所能得其条贯。若论文辞一节，应人之请强为主观之事作解说，恐去讲章无几，删之亦可也。

笺注：

鸠摩罗什（343～413），龟兹（今新疆库车）人，东晋著名佛学家、翻译家，父籍天竺。少时随母亲游学习经，57岁入长安，广译佛经，为佛经的翻译和佛教的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梁·释僧佑《出三藏记集》卷十四《鸠摩罗什传》载，鸠摩罗什译经灵活而不生硬，以传达意旨为本，他曾对人讲：“天竺国俗，甚重文藻，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尊。经中偈颂，皆其式也。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呕哕也。”

《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拟目中三节涉及《诗经》者（第二篇四、五、八），即以此卷代之。此卷所论为叙录《诗经》，文学史中所应述说，理非二事，故不别作。

十八年一月二十日写记